



友善列印

塞拉文學周之1 來自瓜達拉哈拉

塞拉來信 塞拉的文學創作歷程 塞拉生平 塞萬提斯 文學獎的遺憾 塞拉金句選:

張淑英/撰述

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身分來台訪問的，前有索忍尼辛，今則為卡米洛·何西·塞拉。如果您不認為諾貝爾文學獎足以說明一切，那麼，著作百冊（含詩、小說、遊記、劇作及學術辭典）、獲世界十六所大學頒贈榮譽博士學位、所獲勳章及榮譽頭銜拔尖於世界紀錄等事蹟，能否輔助說明其價值、地位？今日來訪的西班牙文學界元首級人物塞拉，正是這樣一位多采多姿的作家。塞拉夫婦為期一周的訪華之旅由奧林匹亞體育文教基金會主辦、聯合報贊助。聯副特以《塞拉文學周》專輯，歡迎一位來自「一個具體的夢想國土」的文學大師，藉由這扇窗的開啟，希望讀者多面向地認識西班牙歷史的輝煌、藝術的璀璨、人文的深刻，和自然風光的明麗。

(編者) 瓜達拉哈拉，1993年7月29日 親愛的「Lulsa(按張淑英西文名)：收到您寄來的信件及您所譯的「杜瓦特家族」真是讓我高興萬分。有兩件事相求：一是請您再寄一本給我，一是用西文簡單說明一下出版特色。我很感激您汲汲用心將我的作品介紹給中國讀者，您知道我對您的友誼和祝福也是如此。我這兒疲憊的工作雖漸有減輕，但仍十分吃重。不過我倒開始有興致想作一些旅行，特別是三、四年前因時間無法配合而拒絕的臺灣之旅。您可否告訴我關於這方面的訊息呢？我也很高興得知您完成學業回到您美麗的家鄉，在輔仁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任教。瑪麗娜(按：塞拉夫人)也要向您致上親切的問候之意。我也再次表示我最誠摯的祝福。

卡米洛·何西·塞拉 塞拉曾嘗試各種活動與學習：鬥牛、郵差、柔道、繪畫、電影演員、參議員……，然最後並未從其中任何一項發展成事業。他一生汲汲不輟仍是他的初衷：寫作。塞拉文學創作的觸角一如他饒富變化的人生經歷，並不僅限於一種文類，小說、遊記、詩作、戲劇、雜文、辭典編輯及翻譯等均表現出他豐富的語言能力與文學素養。其中以小說及遊記見長且備受肯定，而其他文類創作亦不遜色。西班牙文學史上塞拉被稱是自塞萬提斯以降，格微度(Francisco de Quevedo, 1580-1645)貝雷茲·加爾多士(Benito Perez Galdos, 1843-1920)、巴耶·因克蘭(Valle-Inclan, 1866-1936)、巴洛哈(Pio Baroja, 1872-1956)等代表西班牙小說精華大家的傳承人：寫實的功力兼具傳統「流浪漢小說」(Novela picaresca)的風格及反諷、諱而不虐的語彙寫出西班牙的精神、歷史與文化。一九三六—一九三九西班牙內戰結束，對文學的執著使塞拉無心於大學醫、法學院的課程，面臨工作的壓力，於紡織協會謀得繕寫員一職，

並藉此機會專注處女作「杜瓦特家族」(La familia de Pascual Duarte)小說創作。一九四二年，塞拉時年二十六，處女作「杜瓦特家族」的出版在文壇旋即造成轟動，也為西班牙長久以來小說創作的枯荒期注入甘泉。塞拉形同戰後西班牙的代言人，將西班牙文學所謂的「恐怖主義」(赤裸地、鞭辟入裡地反應真實中醜陋、暴力、駭人聽聞的黑暗面)發揮得淋漓盡致。「杜瓦特家族」的背景環繞在西班牙最荒蕪貧瘠的西南邊界

「EXTREMADURA」，藉著小人物的心聲與遭遇反應戰後滿目瘡痍及受制環境而導向慘絕人寰的悲劇，母子親情由愛轉恨至謀殺的心理刻畫頗深入。一九五一年小說「蜂巢」(Lacolmena)的出版奠定並鞏固塞拉在文壇屹立不搖的地位。三天的時間，數百個小說人物(四九三人：小說人物佔一半，被提及的歷史人物也約佔一半)與戰後的馬德里為核心，描述一個脫序的社會(蜂巢)、不得志的人群、茫然與盲目的生活，每個人都像蝸牛一樣蟄伏在晦暗的殼中——一個戰後西班牙的縮影。上述兩部作品均改拍成電影，「蜂巢」獲柏林影展金熊獎。一九五五年出版「紅番女」(Lacatira，白人與黑白混血的後代)，以委瑞內拉為背景敘述紅番女

「比苾雅·桑契茲」(Pipia Sanchez)生命與土地相繫的奮鬥故事。小說大量使用委瑞內拉的西語用法，顯現塞拉豐富的辭彙。一九五六年此小說獲頒文學評論獎。一九六九年出版「1936聖卡米洛紀念日」(San Camilo 1936，聖卡米洛為醫院守護神)是塞拉篇幅最長的小說作品，以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聖卡米洛紀念日)內戰暴發前後為背景，描寫人心惶惶的戰地西班牙。在小說技巧上也是新嘗試，時而獨白時而對話交雜且穿插眾多人物與地點(一如「蜂巢」)：大街小巷、廣場、劇院、酒肆、兵營、妓院……等。一群時代的主角同時也是時代的犧牲品，一群皆有所失(失去親人、失去自由、失去生命或失去希望)的無辜者。晨禱(Oficio de tinieblas 5，一九三七)是塞拉相當大膽的嘗試。全書以一一九四個不相關聯、長短不一的段落組成且無標點符號，有格言警句或讚美詩。「5」只是一個抽象奧祕的概念，不代表數字或序數。塞拉表示「這不是一部小說，而是洗滌心靈的結晶」。一九八三年出版「亡魂祭舞」(Mazurca Para dos muertos, Mazurca馬祖卡舞是波蘭舞，為祭祀亡靈舞曲)，仍以內戰為背景，敘述發生於一九四〇年加利西亞自治區歐連西省的報復謀殺行為。透過這件暴行，塞拉凸顯野蠻暴力社會下無助人民成冤魂的不幸。塞拉並藉著雨勢營造加強懸疑緊張的氣氛，並在最後安排法醫驗屍經過的情節傳達小說人物被獵犬啃噬、慘不忍睹的死狀。這部作品並獲一九八四年的國家文學獎。一九八七年塞拉獲西班牙王子頒「西班牙王子獎」(文學類)肯定他在文學的貢獻和努力。一九七五年開始，塞拉的名字便出現在諾貝爾文學獎候選名單之列，十四年之後，經瑞典作家倫維斯特(Artur Lundkvist, 1906)大力推薦，終於一圓宿夢，榮獲世界文壇的最高榮譽。

「小人物之死」(El asesinato del perdedor, 一九九四)是塞拉獲獎五年後出版的第一部小說，沿襲「杜瓦特家族」與「亡魂祭舞」的技巧在小說終結另加一段說明交代故事原委始末，然敘述及語彙顯得較艱澀。「小人

物之死」描述地位與強權掛帥下不公平社會中小人物以自殺作為無言的抗議(法官強將市井小民繩之以法)，而塞拉喻之無異於謀殺，再次呈現他對小人物與社會的關注及豐富的想像力和筆觸。 塞拉最早從事的創作並非小說，而是詩作。一九三六年，弱冠之年，塞拉便以「踩在夕陽下」(*Pisando la dudosa luz del dia*)為名寫了十一首詩，只是這本詩作遲至一九四五年才出版，彼時塞拉已以小說「杜瓦特家族」揚名文壇。從「踩在夕陽下」到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沙之鐘、太陽之鐘、血之鐘」(*Reloj de arena, reloj de sol, reloj de sangre*)風格上亦有變化，前者傾向超現實主義探討生死問題，對性與愛表達較含蓄，後者則寫實露骨，較難為大眾接受。(上) 卡米洛·何西·塞拉·杜魯洛克(Camilo Jose Cela Trulock)，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一日生於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亞自治區(Galicia)哥魯那省(Coruna)巴特龍市(Padron)，原為伊里亞·佛拉必亞鎮(Iria Flavia)。母親英國人(為英籍祖父與義籍祖母所生)，父親西班牙人。塞拉在「玫瑰」(*La rosa*,一九五九，原名*La cucana*「爬杆歲月」)提及在加利西亞的童年時光是他一生最逍遙自在、最美麗的回憶。一九二五年舉家遷居馬德里，塞拉也開啓人生成長中的種種學習與試煉。一九三一年間開始致力古典文學研讀，一九三四年就讀馬德里大學醫學院及法學院，並經常至文哲學院旁聽名詩人貝德羅·薩里納斯教授(Pedro Salinas, 1891—1951)的文學課程，更加深他人文方面的興趣。然而十二年時光於文、法、醫之間輾轉學習，加上內戰(一九三六—一九三九)紛擾，始終未能完成學業取得文憑。不過五十餘年來塞拉潛心文學創作的成就使他自一九六四年至今已獲世界各大學共十六所授與榮譽學位，且成為一九九四年金氏世界紀錄記載擁有最多榮譽頭銜之人。一九四〇年認識前妻蘿莎莉奧·康特(Rosario Conde)並於一九四四年結婚。其子卡米洛·何西·塞拉·康特(1946-)現為馬約卡大學教授。一九五四年移居外島「馬約卡島」(*Palma de Mallorca*)，一九五六年創辦「*Papeles de Son Armadans*」文學雜誌，隔年獲選皇家語言學院院士。一九六四年成立「Alfaguara」出版社擔任第一任社長。一九七七年國王提名任皇家參議員(一九七七—一九七八)。一九八五年認識現在妻子瑪麗娜·卡斯達紐(Marina Castano)並於一九九一年三月正式結婚。一九八六年法令通過，卡米洛·何西·塞拉基金會於故鄉巴特龍市正式成立，提供研究塞拉文學各種書籍、參考資料及若干獎學金。一九八九—九〇年遷居瓜達拉哈拉省(Guadalajara)，原租居「克萊敏別墅」(*El Clavin*)，爾後遷至現址「林園別墅」(*Finca de El Espinar*)。西班牙文化部始創於一九七六年的「塞萬提斯文學獎」為西語文壇(西班牙及拉丁美洲)公認僅次於諾貝爾文學獎的最高榮譽。每年約十一月左右公布得主名單。將近二十年來，西語界優秀的作家幾乎皆受到「塞萬提斯文學獎」的肯定及授予優渥的獎金。如古巴的卡彭迪爾(Alejo Carpentier一九七七年得)，阿根廷的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一九七九年得)，墨西哥的帕斯(Octavio Paz一九八一年得)，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一九八七年得)……等人得

獎。「塞萬提斯文學獎」的價值備受讚揚及推崇，西班牙本土作家如詩人基岸(Jorge Guillen一九七六年得)，阿爾貝帝(Rafael Alberti一九八三年得)，劇作家布耶洛·巴葉侯(Antonio Buero Vallejo一九八六年得)等人亦是實至名歸。然而塞拉長久以來年年名落孫山，尤其一九八〇年起皇家語言學院連續九年向文化部推薦始終石沈大海(塞拉的政治理念及擁護佛朗哥政府的行徑構成得獎的阻礙，執政黨社會勞工黨是極反佛朗哥的)。諾貝爾文學獎比塞萬提斯文學獎先到，注定塞拉將與此獎項永別。文化部不願錦上添花，也不願落人口實，被批評只會跟諾貝爾文學獎屁股走，因此維森特·亞歷桑特烈(Vicente Aleixandre 1898-1984，又譯文森·亞力山卓，一九七七年諾貝爾文學獎)，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一九八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及塞拉已是塞萬提斯文學獎的「拒絕往來戶」。然前兩位是諾貝爾文學獎的腳步太快，而塞拉則是被塞萬提斯文學獎刻意打壓。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讓塞拉揚眉吐氣，也成為塞萬提斯文學獎永遠的遺憾。一九八九年得諾貝爾獎消息傳來，西班牙媒體戲稱，全國人心振奮，只有兩人眉頭深鎖：一是總理菲力浦·岡薩雷茲，彼時正在美國訪問與布希做世紀大會談，新聞版面卻全是塞拉的報導，風采相形遜色。雖然如此仍得打電話向塞拉道賀。另一位則是文化部長何赫·桑布倫，心想這下子塞萬提斯文學獎的形象要跌入谷底了，儼然笑話一樁。雖然如此 A仍得立刻抓起電話筒向塞拉道賀：「恭禧您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最高榮譽，身為文化部長，理當第一個向您道賀。」「謝謝，謝謝！不過您已是第十二個。」事後塞拉向友人表示，這部長真是「糊塗蟲」，言下之意，他終於一吐多年的悶氣，而桑布倫倒楣，在部長任內塞拉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非塞萬提斯文學獎。自斯德哥爾摩領回諾貝爾文學獎晉見國王時說：「國王陛下，在西班牙堅持到底的人終會成功！」對自己所贏得的四個文學獎項(商業性的除外)，塞拉的感想是：「西班牙該給我的文學獎都遲到，國家文學獎遲了四十年，王子獎也遲至一九八七年才給我。只有諾貝爾文學獎來得正是時候。而一直將我排斥在塞萬提斯文學獎之外，簡直跟謀殺甘迺迪總統沒啥兩樣，這是每個國家的傳統。……唉！也罷，塞萬提斯文學獎不給我唯一的「貢獻」是讓我長久保持紳士風度，也好！這對修養很有幫助。」■ 寂寞是獨立自主的代價，寧靜是捨棄一切的犒賞，嘔心瀝血之作是寂寞和寧靜的成果。

【1994-06-27/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友善列印

塞拉文學周之二 台灣行.聯副獨家專訪

作家的責任在「寫」

張淑英／專訪

來台前剛出版一本小說又開始構思另一部小說的塞拉，除了創作，還固定為報紙撰時評、與文友敘舊，更為「塞拉基金會」擴建計畫而忙碌。由於對台灣相當陌生，所以他說：「我將盡可能參觀接觸這項人事物。」年輕的張淑英教授留學西班牙時，即與塞拉夫婦建立了深厚情誼，若非面對老友，能夠自然、無拘無束，不可能有這樣親切的專訪。塞拉在娓娓敘說中，表達了他對走訪故宮的期待、對中國文學的認識，還有他的寫作習慣、業餘興趣、文學創造與文化交流之卓見，歸結在生命如何可以無憾，呈現出一顆全方位的心靈，十分精采生動。(編者) ●問：先談談您目前的生活及藝文活動，是否有新作發表？是否仍固定為報社撰稿？平時較忙於那些工作？還固定上電視台或廣播節目嗎？ ●答：最近剛出版一本小說叫「El asesinato del perdedor」(小人物之死)，由Seix Barral出版社出版。現在又開始構思另一部小說(什麼名稱呢？)還沒替它命名(是不是Madera de boj「黃楊木」？)不是，不是，只是開始尋找些題材而已！畢竟寫作是我永遠不會間斷的工作。馬德里獨立報(El Independiente)停刊後，現在仍繼續和ABC日報合作，固定撰寫雜文或時事評論。電視臺和廣播節目不再像以前那麼頻繁，偶爾上上Jesus Hermida(艾米達)的「時事論壇」電視節目。還有每還總會固定到馬德里和一些文友敘舊聊天，吃個便飯，十分愜意。您也知道「米開朗基羅飯店」是我和大家約定的集散地。另外也為卡米洛·何西·塞拉基金會擴建計畫忙碌，不時得瓜達拉哈拉(目前住所)和巴特龍市(故鄉)兩地跑來跑去。這是我目前生活的大概。 ●問：此次訪華的動機和興致源自何時？ ●答：一九九一年奧林匹亞基金會就曾來函邀請，彼時興趣濃厚卻排不出時間，除了忙於創作，國內外各項邀訪活動早已安排好。但是我對於台灣之旅一直十分憧憬，近一、二年來，我逐漸減輕手邊的工作，也比較有空閒安排旅遊活動。此次應邀訪華讓我實現長久以來的「東方之旅」的梦想，這是我的榮幸，也是難能可貴的機會。 ●問：此刻心情如何？在台期間最想做那些事？參加那些活動？有沒有特別想見的人或是特別偏愛中國那些東西？ ●答：心情當然是十分興奮，也充滿期待。雖然我曾受邀訪問過許多國家，坦誠地說，東方對我而言是個相當陌生的國度，尤其中國(中華民國台灣)更是個充滿神秘色彩的國家。妳也知道我們西班牙人常把奇特、陌生、或是神秘的事物說成是「中國神話故事」，表示不可思議

或是遙不可及的世界。所以藉著這次訪台的機會，我將盡可能地參觀接觸各項人、事、物。由於陌生，所以充滿了好奇，由於好奇，各種事物對我都是新鮮的，都具吸引力。我相信主辦單位所安排的活動一定是精彩且具特色，透過這些活動，可以讓我對貴國文化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與瞭解。此行我也將作一、二場演講，並藉此和貴國學者作家、文化愛好者交換心得意見。對於中國的東西，就像現代主義詩人或作家常引喻的「中國的瓷器」，在文學上、在日常生活中，瓷器給我們的印象是高貴又纖細的裝飾品或器皿，我一直很欣賞。我太太的祖父是船員，年輕時隨船出航曾從馬尼拉帶回一些茶具，我想這是中國的，到現在我們都還保存著。另外中國美食由來名聞遐邇，雖然我們在馬德里中國餐館也品嘗過，但我相信台灣的中國菜一定更道地精緻。妳曾經送我一本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古物古畫令人嘆為觀止，藉此次訪華之旅希望能親眼目睹，一窺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太太開玩笑說：她將帶兩箱空皮箱前去採購、滿載而歸。我們常把「中國旗袍」說成是「日本和服」，知道日本和服的樣式，但還不知道外國女人穿起旗袍會是啥模樣。諸如這些典型中國飾物，我們都將帶著一顆好奇的心去欣賞去品味。中國對西班牙而言，仍是「神秘」的。 ●

問：能否談談您對中國文學和作家的瞭解，有沒有特別欣賞的作家或作品？ ●答：我對中國文學的瞭解，坦白地說，僅止於古典文學或者更明確地說，僅限於一些道德思想家。諸如老莊哲學思想、孔子儒家學說、四書五經之類，以及中國最古的歌謠「詩經」的介紹。中國當代文學或作家我所知有限。不過透過這類道德思想家多少讓我瞭解中國人的哲學思維，以及您們講求中庸的行為規範。雖然時代久遠，我倒覺得這是中國文化及中國人的優點。 ●問：近年西班牙曾譯介一些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像「紅樓夢」（共分三冊，只出了二冊便無疾而終），「儒林外史」、「西遊記」……，以及「喜福會」及改編成電影的「紅高粱」等，除「喜福會」挾持美國暢銷書浪潮及「紅高粱」是柏林影展得獎作品的聲勢，兩者都有頗佳的銷售量，其餘則較乏人問津，可是一般讀者似乎對以中國文化為背景的作品也滿感興趣，例如像賽珍珠的「東風西風」「大地」等作品，這其間差別或原因何在？ ●答：我不能斷然說是那些原因，不過我想西班牙對中國文學的陌生是第一個原因，長期缺乏宣傳媒介及良好的遙譯也是一項重要因素。中國古典文學所用的詞彙就好像我們中世紀，黃金世紀文人所用的古西班牙文，本國人看都頗吃力，翻譯則更費工夫，文言文變白話文，白話文再轉成西班牙，如果不是語言、文字造詣都好的人，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沒有特別去鉤看這些小說，無法做太多評論。至於賽珍珠，我想人名勝過作品名，她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又是美國人、西班牙自然對她的關注會多一點。中國對西班牙人而言，仍是「神秘」的象徵，有些作家也善用這份神秘感當作題材吸引讀者，像年輕一輩的Jesus Ferrero（費雷洛）甚至用「戰國時代」為小說名及一些奇特的符號，雖然不一定和中國的「戰國時代」有關連。 ●問：您曾說西班牙是一個十分極端的民族，對中國的印象是否也呈現兩極化呢？譬如您方才提到中國對

西班牙人而言仍是神祕的象徵，充滿神話色彩的國家。但是長久以來在西班牙待過的中國人都十分好奇(也深感困惑)，為什麼西班牙各地方有妓院或是紅燈戶之區都叫做「中國城」(或是中國區)，這個印象或命名從何而來？ ●答：據我所知，我們所稱的「中國城」或「中國區」(Barrio Chino)並非指中國人。「中國」「中文」「中國人」在西班牙文裡不光是只有「中國」的涵意，也可以解釋成瓷器、石頭、僕人等意。(您知道黑人和黑白混血所生的後代也叫「中國人(Chino China)」嗎？)我沒有特別研究，我並不確定「中國區」這個稱呼是不是有什麼歷史淵源，但並不是指「中國人」而言。 ●問：在您作品中常有中國人出現，當然影射「妓女戶」的「中國區」可能在西班牙變成習慣用法，您也直接在作品中錯述。當您寫到中國人時；是否有特殊涵意或對您個人而言代表意義為何？

●答：其實讀者應可發現，我寫到「中國人」時，可能有豐富小說人物的功能，但是我從來沒有對「中國人」這個角色加以評論或發表正面抑或反面的敘述。如果說有什麼特殊注意的話，仍然可解釋為一個謎樣的國度遙遠的地方。一個「不相干」的人嵌入小說情節，他的角色通常很簡單，因為「陌生」到不需要深究他的來源，他的存在給讀者的感受(至少在西班牙)就是突然陌生。 ●問：您覺得我們應該怎麼做讓西班牙人民更瞭解中國或台灣的文學發展呢？ ●答：當然可以透過文化交流的方式，像我們此次應邀訪華也是一項很好的交流活動。也許可以透過私人或財團機構大力推動。政府單位如果有心當然很好，可是通常政府機關都把文化事業擺最後，這是很令人憂心的。兩國可以互邀互訪，遜譯作品出版。像我在故鄉成立的卡米洛·何西·塞拉基金會，也是這種性質。所有有興趣研究我的作品的，不論國籍，都可以前來此地做研究工作，或收集資料，基金會也提供若干名額獎學金。目前則有擴建計畫，以期將來方便更多的人前來研究甚至就地提供食宿。當然我也知道目前的情況是，從台灣來西班牙求學的人遠比西班牙去台灣的人多得多。中文說、寫的困難度讓我們望而卻步，而經濟問題也是一大因素，長途跋涉到異邦，在選擇台灣之前，絕大部分的人可能選擇鄰近歐洲友邦或美洲大陸。所以中國或台灣的文學，有賴你們學習西語文學的人來傳承引介給西語讀者，就像西語文學也需靠你們介紹給中國讀者啊！寫作就是要不斷地構思，我不大相信靈感這玩意兒……

●問：對當今文壇的看法？對年輕作家有何建言？您個人都還閱讀那些作品呢？ ●答：寫作就是要不斷地創作，不斷地構思、不停地努力，我不大相信靈感這玩意兒，就是有靈感，也是不斷地深思營造出來的。當今文壇(世界文壇)充斥一股商業化、速食文化，講究輕薄短小，在西班牙我們稱它是「紙巾文化」，用完就可以扔了。我很憂心，但似乎無法和這股潮流相抗衡。我的閱讀越讀越回去，看十九世紀的文學作品，看不受諾貝爾文學獎肯定，但的確是優秀卓越的作家，像貝雷茲·加爾多士(Benito Pérez Galdós 1843–1920)，像巴洛哈(Pío Baroja 1872–1956)。看十六、十七世紀的作品，或是古典文學，雖是重複閱讀，但每每越讀越有新得與新味，現在的文學作品，除非有文友大力跟我推薦，我

很少接觸。我喜愛的仍是我的「初戀」，仍是格微度(Francisco de Que Vedo 1580—1645)。巴洛哈(Pio Baroja)巴耶·因克南(Valle Inclan 1866—1936)……等等(以上均為西班牙作家)。 ●問：現在我們來談談您的創作歷程，臺灣的讀者對您作品的認識一般可能僅止於「杜瓦特家族」和「蜂巢」兩部小說，是否可以談談您的創作歷程或是每部作品的特點，例如題材、風格或是技巧的改變，還有您寫作的心境以及嘗試其他文類創作的動機與過程。 ●答：哇！真是「大哉問」！這個問題等於是談論我的一生嘛！恐怕一千零一夜也說不完，當然並不是說我的創作歷程有多宏偉；有時候我覺得作家的責任在「寫」，想「說」就靠「寫」來傳達，而「說」好像是評論家的「嗜好」和「工作」。我簡單扼要地談一些我想得到的特點好了。其實孩童時代我對寫作便有濃厚的興趣，大概是十歲左右吧！便開始寫詩，當然詩體、技巧、內容都不是很成熟，不過我很高興有這樣的嘗試。可能很少人知道我的第一部作品(雖然不是第一部出版的作品)是詩集——「踩在夕陽下」(pisando la dudosa luz del dia, 1936—1945)，內容可能和我彼時二十歲的年紀一樣青澀，但是我很感謝詩人巴內羅(Leopoldo Panero, 1909—1962西班牙詩人)的鼓勵和賞識、期待我為西班牙的新詩注入新希望，而我卻在散文、小說方面達到這個目標。我的第一部小說「杜瓦特家族」以第一人稱方式平鋪直敘，描寫血腥事件不斷的情節。寫這部作品時我抱著鬥牛士「單刀直入」不畏牛角挑釁的心情，想架構緊湊且充滿暴力的緊張氣氛(雖然我不知道作品完成後是否和我期待的效果一樣)，我很感激Jose Maria Cossío(1893—1977西班牙作家，最佳鬥牛史編纂者，兼寫詩，彼時任最大出版社(Espasa Calpe負責人)的引薦，讓這部作品得能問世，我也感激彼時評論家的寬宏大量，對這部小說給予正面的評價。(上)

【1994-06-28/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友善列印

<塞拉遊記>

塞拉文學周之3 從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

張淑英／譯

「從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Del Mino a Bidasoa)涵蓋範圍為整片北西班牙：溫和潮溼多雨的西班牙，面臨坎達布里亞海岸的西班牙，蓊鬱沁涼的西班牙……。米紐河是西北角加利西亞自治區(塞拉故鄉)最大河川，畢達索哈河則流經巴斯克區(Pais Vasco)及納瓦拉省(Navarra)緊挨庇里牛斯山與法國為界。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是塞拉第三部遊記作品，一九五二年出版，共分二十篇五十九章。譯文選自第五篇十五、十六兩章。「誰懂寫作」是西班牙詩人雷蒙·甘布亞摩(Ramon de Campoamor 1817-1901)一首「勸世詩」篇名。甘布亞摩自創詩格，命名為「幽默詩」

(Humorada)、「勸世詩」(Dolora)及「小品詩」(pequeno poema)，標榜白話，甚至是口語方式寫詩，詩句時而嵌入勸世警言或是諺諧對話。甘布亞摩詩作後人大都予以負面評論，尤以現代主義詩人為最。塞拉此篇遊記略帶嘲諷傳達文學偏見(文人相輕)的現象。塞拉對十九世紀詩人的論調最難以苟同，他多次提及「凡事絕非取決於你用什麼顏色的玻璃去看它」，長久以來塞拉一直在與前人的理念拔河奮戰。誰懂寫作 納必亞廣場上，雷蒙·甘布亞摩先生以雕刻家慣常雕塑的模式，雙腿張開，正襟危坐，略帶點好奇的眼神凝視著人們在他周遭布置的小花園。「誰懂寫作！」雷蒙·甘布亞摩先生，原本想進耶穌會當神職人員，也想過當醫生，想成為哲學家，最終變成詩人、市議員和政府官員。他有一張好好先生的面孔，不過也許有點沈默寡言。在他雕像陰影下玩著官兵捉強盜的小孩，都沒抬頭瞧他一眼。「誰懂寫作！」那群嬉戲的小孩年紀都很小，可能都還沒到上學的年紀，更別提寫作了。倒是挺快樂地玩耍，逼真地演出激烈的官兵強盜追擊戰。「誰懂寫作！」流浪漢看四下沒人理會雷蒙·甘布亞摩先生，便趨前和他寒暄一番。「誰懂寫作！」「夠了！甘布亞摩先生，我們談點別的吧！」甘布亞摩先生頭略微傾斜。「是啊！孩子！還是聊點別的話題比較好！」流浪漢坐在甘布亞摩先生旁邊，捲了根紙菸，便點火抽了起來。甘布亞摩先生親切的眼神凝視著他。「你知道什麼叫『幽默詩』嗎？」「這……」「不必多想，你不用絞盡腦汁費心思索，我已經定義好了，幽默詩就是意有所指，諱而不虐的詩格。」

「啊！」「那什麼又是『勸世詩』呢？」「嗯……？」「算了！『勸世詩』就是幽默詩的變格。」「哦！」「你看不是很簡單嗎？這下子你總該知道什麼是小品詩了吧？」「耶……？」「別瞎猜了！小品詩就是

勸世詩的延伸嘛！」「喔！……」流浪漢經過這番文學洗禮，心想三十六計走為上策，最好趕緊告別甘布亞摩先生。「好了！甘布亞摩先生，祝您平安，萬事如意，當保這份機智幽默，我要到村裡頭兜一圈。」

「再見，孩子！也祝你事事順遂。記住凡事取決於你用什麼顏色的玻璃去看它。」「是的！我會謹記在心，先生。」流浪漢轉身背對著甘布亞摩先生離去，彷彿聽到一聲微弱模糊的嘆息聲：「誰懂寫作！」流浪漢回過頭來，依稀自甘布亞摩先生疲憊的眼神中看到淚珠。「唉喲！甘布亞摩先生，您別這樣子嘛！」「不是啦！孩子！是歲月……」「喔！」

「還有煩憂……」「喔！」「孩子，你曉不曉得現在在納必亞有三位超現實主義詩人？看我們走到什麼地方了？你曉不曉得這事？」「不知道耶！先生我一無所知。」「沒錯！孩子，三個！真是可怕！不知道會走入魔到什麼地步，才會罷休！」「喔！喔！」「竟然如此！孩子啊！竟然演變成這樣！可憐的西班牙！」流浪漢竭盡所能想安慰甘布亞摩先生，和言悅色極力安撫他，不知不覺天色已晚，雙雙對對的戀人在黃昏夜幕間你濃我儂地說著悄悄話。甘布亞摩先生，先是痛苦地微笑，不多時便漸入夢鄉了。儼然像一隻蒼老的小鳥兒。甘布亞摩先生，雙唇微微顫動，彷彿要說些什麼。流浪漢跨上台階以便聽清楚些。他輕聲嘆息，柔弱地像根細線。「誰懂寫作！」甘布亞摩先生像司事知識的天使，一般沈思冥想。流浪漢讓他安穩地睡，等他熟睡時，便逕往村子裡去找家小吃店填飽肚子去了。塞布雷羅山，納必亞河發源地那兒的居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熱愛他們的土地，在綠油油的山坡地畜牧，砍伐森林，在那兒持家、在那兒生、在那兒死，和混沌之初人類的生活輪迴一樣。在盧哥省古老的土地上，在蒼老的塞布雷羅山中，愛唱歌的納必亞河在那兒出生，在納必亞·蘇瓦那村及布斯多山脈一帶成長茁壯。布斯多山脈綿延分布在阿巴納達岩石山及聖羅格區。納必亞河下游灌溉整個納必亞村，然後猛地一口吞噬野性的波雷亞河，在巴拉冬岩長趨直下，湍急瀑布奔流，一瀉千里。流浪漢在河岸踟躕，之後自船右舷靠岸，右邊一眼望去即是村落。眼前見到一艘登記加西亞村命名「可特加達四號」的小貨船，是朋友的表兄弟的姐夫(反正有親戚關係)馬梅·多希薩擁有。馬梅·多希薩擅吹長笛，而且對腳鐺的拆散組合挺有一手的，他熱情地招待流浪漢，還直告訴他別在陸地上睡覺，要睡最好睡到甲板上。「這兒天候潮溼多變，容易生病發高燒。你最好到岬角那邊，在那兒你愛睡多久就睡多久，睡到天主醒來都沒人管你。」「好！先生」馬梅·多希薩因為是老闆，所以都用「你」直呼每個人。流浪漢嘛！因為只在部隊裡當過班長而已，對每個人都敬稱「您」。流浪漢把陸地潮溼諸事拋諸腦後，在岬角頂兩腳一攤，睡起大覺來，直到船桅老闆把他喚起來。「耶！老兄，起來，幫個忙嘛！看你一副大少爺的模樣哦！」「我這就起來，我這就起來！」流浪漢心想睡在船上真是鬼主意嘛！整個上午就在那兒忙著搬運一堆像極了凶神惡煞，既笨重又油膩的貨物。中午十二點，馬梅·多希薩沒再大聲吆喝，暫停他發號施令、指揮別人的習慣。「吃飯囉！這裡吃飯不要

錢，就像吃喜酒一樣！」流浪漢可能是流汗過多，飢腸轆轤，隨即狼吞虎嚥，盡掃盤中餐。飽食一頓後，為了不再讓人抓公差，馬上向馬梅·多希薩告辭。「嗯！我要告辭了！」馬梅·多希薩不覺有異。「好吧！後會有期。」納比亞村街景清爽怡人，管理得十分完善，廉價首飾店琳瑯滿目，酒肆林立，裡頭可以飲酒作樂彈吉他哼唱唱，還可以呼朋引伴玩骨牌遊戲。街頭巷尾也可以看到穿著整潔制服的保母推著高級豪華的嬰兒車，小寶貝個個也都穿戴得整整齊齊。一個販賣紙風車的小販，推著隨風輕曳的紙風車，萬紫千紅，藍的、黃的、綠的，七彩顏色，應有盡有，漸漸地走近流浪漢。「您不記得我了？」流浪漢覺得這人有點面熟，但硬是想不起來是誰，也不記得在那兒見過。這種事經常會發生。

「嗯！想不起來了！事情是……」風車小販一副友善的表情看著流浪漢，極力想喚起他的記憶。「啊！老兄！您曾經在迪也達一帶遊歷，不是嗎？大約是兩年前吧？！」「是啊……」「那就對了！我在阿德拉達認識您的，您還記得吧？方才我一看見您，立刻想到應該是您沒錯。」

「喔！喔！……」「對啦！沒錯！我記憶力不錯，認人很少出錯，只要讓我看過一眼永遠記在腦子裡，擦都擦不掉。」流浪漢還沒把兩年前的時光排列組合，理出頭緒來。「是啊！是啊！……」風車小販再加把勁試圖幫他喚起一點記憶。「我那時跟著一個木偶戲團，我們打多雷多省來……」流浪漢，霎時，腦海突然閃出一道光芒，照亮記憶中的空白。

「啊！對啦！您是都彭，表演走鋼絲那位先生。」風車小販露出無奈的神情。「當年，當年是。」「當年？」「是啊！兄弟。在雷瓦洛拔跌斷了脊椎，打那時起，我便沒再走鋼絲了。」「唉喲！」「是啊！幸好我還有一點雕蟲小技，今天可以靠它為生。」「生活還過得去嗎？」

「唉！沒啥可怨天尤人的了！轉行轉業，入境隨俗，鳥獸蟲魚或是達官貴人都犯不著你的。」流浪漢身邊還有點零錢，便請都彭喝髮酒。兩人越聊越盡興，便提議相偕結伴走段路。這段路遠比原先想像得還要長，這已不是都彭或流浪漢意料中事，應該說是緣分吧！(之後都彭與流浪漢(塞拉)同遊，至此遊記結束)■

【1994-06-29/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友善列印

塞拉文學周之4 塞拉遊記

最美的城市

張淑英／譯

天主的國度沒有爭辯的餘地，只有獎賞或懲罰。塞維亞也不容推斷論據：她展示、她獻身、她躲藏、她關閉在自己神秘的貝殼中，無人能強將她拉出……

「初遊安達魯西亞」（Pimer Viaje Andaluz）遊歷的範圍是接續「從米紐河至畢達索哈河」，由北往南寫到安達魯西亞最南端。「初遊安達魯西亞」共分七篇二十四章，是塞拉第五部遊記作品。「最美的城市」節自第二十章。西班牙有句諺語「未訪塞維亞者，不知什麼叫美」，塞拉這篇「最美的城市」鉗訴塞維亞古色古香蘊涵歷史與文化的建築，與諺語相互輝映。（譯者識）

●塞維亞是顆繁複的星辰。錯綜複雜的街角巷道，上上下下的台階，已察覺不出究竟是爬台階較費勁呢？抑或下階梯較輕鬆。在往塞維亞的路上，流浪漢的喉頭彷彿打了個結，被所有關於塞維亞金碧輝煌的描述，美麗的概念與常識所圍困。塞維亞是個傾國傾城的美女，與眾不同的儀容、高貴的輪廓、奇特又古典的線條、溫柔又謹慎的禮節，她的千姿百態，在文學上卻被弄巧成拙，連乏味空洞的詩句也想濫竽充數，反而弄髒了她一張皎好的面容。

塞維亞一如天空的繁星，璀璨耀眼、光芒四射。是一種發自本身內在的光芒。貝德羅·薩里納斯(一八九五—一九五一)便感受到這道不可言喻的神奇光芒。

啊！塞維亞，塞維亞

不善戰的武士，告訴我

爲何每個午後

自你的鐘樓

花磚般的光澤

將我萬箭穿心

塞維亞，已被賦予各種高貴的形容詞，被各種旋律歌頌過。流浪漢心惱那些辭彙，最好讓風帶走，飣餉的辭彙如果不經意地濫用，不知所稱頌爲何物便失去文字的意義了。流浪漢也踟躕，不知該如何讚美塞維亞才是禮織合度。例如；光鮮亮麗，快樂活潑，窈窕淑女，奇葩異卉，嫵媚撩人，或

是儼然狂狷，這些其實都挺貼切，都能凸顯塞維亞的美。

流浪漢心目中的塞維亞是神秘的謎，這個謎可以是簡而易解的答案也可能永遠無解。塞維亞不是個合乎邏輯的城市，而事實上她也不需要邏輯。流浪漢覺得羅貝·貝加(一五六二—一六三五)的描述沒有洞察到塞維亞的真實：

在這座偉大的城市裡

一切都臻於完美無缺

不！完美不是塞維亞的特質。完美是見人見智的，塞維亞，應該說她是和藹可親、平易近人，這項美德是有別於完美的另一種價值觀。對那些不知怎麼去愛她的人也許甚至可以說塞維亞是可恨的。想要瞭解塞維亞不是件大工程，也不太需要神智清醒，但想要詮釋她，可就需要大智慧了。

不！塞維亞是座不需要爭辯的城市：就像宗教信仰一樣，可信她(祂)也可不信她(祂)。塞維亞就像天主一樣，是超乎人類想像可及的。天主的國度沒有爭辯的餘地，只有獎賞或懲罰。塞維亞也不容推斷論據：她展示、她獻身、她躲藏、她關閉在自己神秘的貝殼中，無人能強將她拉出。

塞凡提斯、應比羅貝·貝加較確切且中肯。他說塞維亞偉大之處在於她不捨卑微，故成其宏偉；而且又察覺不到她的「偉大之處」：偉大的人物(權貴人士)或是「偉大」的錯誤(彌天大錯)，塞維亞巧奪天工將它們變得鈿緻可人。塞維亞是座萬物兼併的大熔爐。聖者費南多(一二〇一一二五二)的墓碑分別刻有四種語言：拉丁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和希伯來文，這位，一生對塞維亞貢獻良多的人，可從人們所賦予給他的懷念一目了然、無庸贅言，四種語言的融合更具塞維亞豐沛的文化內涵。

流浪漢從北邊進入塞維亞，就像瓜達幾維河流域的走向一樣。流浪漢從「流血醫院」，又叫「五處傷痕醫院」進入塞維亞市界，白色大理石建材的醫院和兩個令人觸目驚心的名稱。城垣邊，孩童嬉戲，大肆喧囂，老年人則優哉遊悠，口叼香菸吞雲吐霧，怡然自得。賣零食的攤販倚坐在陽光樹蔭之間，哼唱著安達魯西亞民謡，還邊叫賣他的零食：甘草片，清涼潤喉的學齋和泡泡糖。

綿延的城牆，羅馬時代的石材建築和阿拉伯式建築的磚塊，在百年翠綠的常春藤覆蓋下，棲睡在善男信女的美夢中。從瑪嘉蕾娜門到柯多華門這片城牆有七座塔，往昔曾經風光得意，隨著歲月的磨蝕，爾今頹齡蕭然。

瑪嘉蕾娜門後原是新建的聖希爾教堂，卻被一九三六年內戰蹂躪得變了樣。瑪嘉蕾娜是「希望聖母」，是人民虔誠信奉的聖母。她的神龕就在聖希爾教堂內，每年復活節聖週活動瑪嘉蕾娜聖母像就從神龕中抬出，柔和慈愛的淚水滴在臉龐，穿著鑲嵌珠寶亮麗的華服，讓人們並肩扛著一步一履沿街遊行。軍樂隊在前引領，跟著身著白色長袍、頭戴尖頂蒙面高帽子的善男信女。有人說，瑪嘉蕾娜是一位阿拉伯公主的名字，也有人說是從 Macarius這個字衍生而來，是附近羅馬時代一個莊園主人的名字。

塞維亞是座饒富神秘歷史的都城，是個蘊涵渾厚音域的城市，是個活躍、悸動又現代的都會。流浪漢方才進入塞維亞城，深覺是用一種愉悅的疲憊的心情享受塞維亞，也是他一直想親身體驗的感受。這愉悅的疲憊來自塞

維亞蔚藍和雪白的色彩；源自廚房手藝的菜根香；馬匹馳騁的動美和庭園盆栽的芬芳；刻意製造的喧囂聲和繁複奇異的絲竹樂聲；發自那粗糙卻古典的第一次接觸，說她是一個開放且活絡的農業社會；這捨不得的疲憊，也來自對她的麵包、醇酒和橄欖的喜愛：這些是增長學識的營養食品、麵包供給骨骼肌肉養分；醇酒鼓舞心臟的脈動，橄欖可以照亮心靈的小燈，讓人廢寢忘食，不斷地耕耘創造出嘔心瀝血之作。

流浪漢邊逛塞維亞邊思考。原先心惴希拉達鐘樓和亞卡薩城堡是肅穆莊嚴的；聖十字區則是神秘色彩濃厚之區；希耶貝斯街(蛇街)應該是最有生氣的街道；而瑪嘉蕾娜寧靜地沈睡在市區最沸騰最喧囂的角落。爾後流浪漢踏遍了塞維亞大街小巷，對她有更深層的認識與瞭解後，發現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和刻板的印象是錯誤的，因為肅穆莊嚴也神采奕奕，神秘之中有活潑詼諧的一面，而且象徵神秘的建築肆無忌憚地和悸動的肅穆水乳交融、沈醉愛河中。

杜維納之家，座落在杜納納街上，也就是亞爾巴公爵的官邸，內斂且滿懷悲情的詩人安東尼歐·馬恰多(1875—1939)在這兒出生。

這道塞維亞的光芒……就是我誕生

的主宮，伴著潺潺泉水聲

我的父親，在他書房。高額

短鬚、垂鬍—

我的父親，年輕力壯的父親。讀書、寫作、瀏覽

書籍、沈思冥想、起身走到花園口。踱步徘徊。

時而自言自語，時而引吭高歌。

這位沈思、寫作，偶爾哼唱的人就是安東尼歐·馬恰多·亞巴雷茲，加利西亞首府聖地牙哥人，擁有法律學碩士、文哲博士學位，且是知名民俗專家，受聘亞爾巴公爵，處理官邸各項事宜。

塞維亞的鬥牛場……「馬耶斯特朗沙」(La Maestranza，原有兵工廠、騎馬俱樂部之意)，也許是西班牙最美也最引人遐思的鬥牛場。過去在那兒，如今依然屹立在那兒，在阿雷那街及雷索拉那街口，還留有伯布羅修院傾圮的瓦礫遺跡。關於鬥牛場最早的資料記載是一七〇七年，彼時白維克公爵領軍為菲利浦五世贏得亞曼薩之役，凱旋歸來在這兒歡騰慶祝。當然馬耶斯特朗沙鬥牛場今日富麗堂皇的風貌是幾曾坍塌、破壞、改革整修的結果。今天的模樣大抵從一七六一年沿革至今，是聖馬丁建築師所設計。十九世紀時又將梯形看臺改成磚石建材。

流浪漢沿著哥倫布大道欣賞瓜達維河的風光。塞維亞是個活動頻仍，運輸往來繁忙的港口，形形色色旗幟，遠從地平線另一端航向而來的船隻在這兒交會卸貨，也在這兒運走橄欖油。在這兒另有船艇可運貨到波那薩及奇比歐納兩地。

走過伊莉莎白二世女王橋，但尚未抵達聖特摩橋，就是金塔建築物。金塔

是瓜達幾維河畔塞維亞港口的沈默哨兵，永遠屈居在希拉達鐘樓身影之下。希拉達是有聲的崗哨，不管你在那兒，都可以看到她。

走到加彭街(煤炭街)，流浪漢走近銀塔，這裡便是聖費南多接受大會帝國投降繳出市鑰的地方。

希拉達鐘樓，對某些人而言，是伊斯蘭教清真寺的尖塔，對另一些人而言，則是天文台的功能。今日則是塞維亞大教堂的鐘樓。哇！天哪！還是詩人最愛歌頌最嘉狎詫的建築。希拉達鐘樓分兩個時段完成：底下到大鐘的部分是阿拉伯大師阿里·哥馬利的作品；大鐘到冠頂則是天主教國度艾爾南·路易茲建築師的傑作。

「希拉達」，西班牙文原意及官方說法是指塔頂的風向標且有動物或是人物雕像。「希拉達」是塞維亞最高的塔，「風向標」在塔頂是一個「Fe」的雕塑，即象徵信仰的意義。約有四公尺半高，二五〇公斤，純銅製造，於一五六八年完成。風吹動時，人像右手所持象徵天主教的御旗，這個標幟會隨風飄動旋轉。

希拉達真是美輪美奐，高貴優雅且充滿智慧。流浪漢一點也不訝異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詩人愛上她。羅貝·貝加如此歡頌：

塞維亞的希拉達，名聞遐邇她是國徽，是聖杯，是榮耀

希梅聶茲(Juan Ramon Jimenez, 1881-1958)，善烹調詩句的詩人，一見希拉達，雋永的詩句，智慧的結晶自然流露。

希拉達，妳的美貌

呈現我眼前，希拉達——和她一樣

快樂、纖細、金髮碧眼——

自我黑色眼眸望去——和她一樣

激情盪漾

不可言喻的希拉達

優雅聰慧，自由的嫩芽。

流浪漢站在希拉達塔下，自覺渺小得有如廣漠草原中一株小草。如果能夠爬到希拉達風向標頂，高處乘風的沁涼或許可以掃蕩卑微的傷感。

塞維亞的大教堂是天才傑作，是刻意營造不勻稱的建築。流浪漢可不是胡言亂語。舉凡偉大的工程通常都是不按牌理出牌的精心創作——感謝天主的旨意。那些決定蓋塞維亞大教堂的神職人員時常夢到在後代晚輩的眼中被當成瘋子看待！

阿佐林(Azorin, 1873-1967)覺得塞維亞天教堂就是整個世界。而喬治·巴羅(George Borrow, 1803-1881)在塞維亞大教堂身旁，反覺巴黎的聖母院微不足道了。

塞維亞大教堂，就面積而言是世界第三大教堂，偌大的建築面和諧平衡，而細節處又都有它特殊的涵義。大教堂從一四〇二年開始興建，一直蓋了一一七年，這是依照哥德式建築的年代順序而定。而整個建築工程，無庸置疑是集眾多天才與藝術家心血的結晶。

流浪漢和格拉希達小姐相約黃昏後見面，因為還有時間，走到河邊看淙淙流水順流不息，再回想一些塞維亞的特質：

.....最美的城市

歐洲的望日鄉

這是羅貝·貝加最恰確的詮釋。

流浪漢告別塞維亞卻對她的天井建築隻字未提。流浪漢竟把天井風光擺到一邊去了。這些天井裡有潺潺流水歌唱，棕櫚隨風婆娑起舞，滿庭茉莉飄香，掐指即破的柔嬈石竹，宛若明燈的秋海棠花，還有在籠內也覺自由自在的小鳥，不時唱出悅耳的歌聲。

塞維亞的天井庭園是不可數不可說的。「數」意謂兩件事：報數和敘述。流浪漢覺得塞維亞的天井多到數不清也訴不盡。

【1994-06-30/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友善列印

塞拉文學周之5:短篇故事

西班牙隨想札記

蹩腳鬥牛士

張淑英 譯

他左手拿著掛紅布的木棒對牛揮舞，牛一動也不動，正要換手的當兒，牛卻出其不意衝過來，加耶哥飛向空中……多雷多省的八月，村莊田野上的石頭或是石板路面上都可以烤出熱騰騰的豬排。

鬥牛場地勢略微傾斜，場中有個水槽，一棵樹木。場邊一邊被鱗次櫛比的車輛封閉一邊是柵欄圍住。天氣酷熱，人山人海，好不熱鬧！警衛把攀援樹木及水槽邊的年輕小伙子喚了下來。黃昏五時三十分，鬥牛賽就要開鑼了！今天要看「加耶哥」一劍穿心，痛宰雷耳城路易斯先生飼養的三歲公牛。

「加耶哥」從牛欄旁的小門走出來，臉白得跟石灰一樣，另三位助手一旁默不作聲，淨往地面瞧。市長已經到主席臺就座，場內侍衛見狀隨即指示鬥牛士：

「出場！上陣！」

鬥牛場內沒有樂隊奏樂，助手不必「披風鬥牛」，脫掉短上衣後出場。前面三人，加耶哥、七巧、卡斯哥羅。來自塞哥維亞省的馬丁跟在後頭。

繞場一周後，加耶哥向市長請求只穿背心上陣。穿背心手腳較靈活，雖然，這背心是海軍服飾的藍白條紋。

七巧本名叫亞多佛·迪歐斯，平常大家稱他小迪。四十來歲，個子不高，有點斜視，身材肥胖，在大鄉小鎮的鬥牛場上打轉好些年了。有一回，還是內戰前，在馬德里的哥雅多·麥迪亞諾村同樣的傷法被牛二度抵傷，差點真的「牽腸掛肚」，自此以後，七巧更是戰戰兢兢了。

卡斯哥羅是馬德里查濱內里人，本名叫巴連丁，總是那些事牽牽扯扯，結果在西屋達(位於非洲)省被關了一陣子。之後帶著整片刺青的胸膛出獄。上頭刺著一位少女梳著她長長秀髮，下面一排字「羅麗旭，摩洛哥最美的女人。西班牙萬歲！」卡斯哥羅短小精悍，鬥牛有他一套。每當狡猾的公牛充滿敵意，過度衝撞攻擊時，卡斯哥羅也會伺機挑釁引牠醋勁大發，藉機變換位置，最後總是讓牛撞壁，不然就是撞到水槽或其他東西(註：這不是高明的鬥法)。

「這樣牛就溫和多了！」他說。

馬丁的任務是鬥牛士用劍殺牛之後，最後給牛刺頸讓牠一命嗚呼的工作。馬丁高高瘦瘦的，掛一張不太友善的臉，臉上還有鬥牛的傷疤，剛好從一邊劃到另一邊，講話都有點結結巴巴的。

七巧、卡斯哥羅和馬丁是哥兒們，經常聚在一塊兒，一聽說加耶哥有主場鬥牛賽，便毛遂自薦，自願當助手。加耶哥本名叫卡米洛，一個在西班牙到處都是的名字，通俗又普遍。三位助手去見他時對他說：

「卡米洛先生，您別擔心！我們隨時聽您吩咐行事！」

七巧、卡斯哥羅及馬丁異口同聲用「您」相稱，我們加耶哥這位鬥牛士也視以為當然。加耶哥平常衣冠楚楚，領帶不可少，學生時代還念了幾年藥學系(註：許是塞拉自我揶揄)。

鬥牛士繞場後，市長向侍衛示意，侍衛立即通知牛欄負責人：

「放牛出來！」

此時四下屏息，飛鳥的振翅聲清晰可聽見，觀眾席上鴉雀無聲。一頭花色、乾癟、蒼老，牛角直直往上翹的公牛從牛欄踱出來，等牠到場中時，才又興起熱鬧的喧囂聲。牛緩慢地踱步，頻頻嗅著地上的塵土，一點鬥志都沒有。巴連丁遠遠地揮舞，看能不能讓牠振作精神，可是牛繞著場地晃了兩圈，像是驢子漫步。

加耶哥打開斗篷對牛抖了三、四下。看台上傳來一聲：

「靠近啊！沒用的東西！」

七巧走近加耶哥對他說：

「別理會，卡米洛先生，要靠近叫他老爸去靠近！他們懂個屁！我們這是古式鬥法，噱頭在這兒呢！」

牛走到水槽旁一口接一口啜起水來，侍衛示意躲在欄柵後的加耶哥：

「先刺短扎槍吧！」

七巧和卡斯哥羅膽戰心驚，汗水淋漓，好不容易分別在牛背上各刺了四根扎槍。牛超先震了一下，之後好像啥事也沒發生一樣，加耶哥走向司令台向主席市長報告：

「市長大人，這頭牛還硬得很，可不可以再多刺四枝。」

市長看看左右陪同的人員搖頭回答：

「不用了！去吧！花錢請你，就是看最危險的生死表演！」

加耶哥未再回話。公眾表演最重要就是謙虛和禮貌。他拿了道具，向主席台及觀眾致意，鴨舌帽拋在場中，就在水槽旁。他走到牛前，左手拿著掛紅布的木棒對牛揮舞，牛一動也不動，正要換手的當兒，牛卻出其不意衝過來，加耶哥飛向空中，助手還來不及到場上解圍，牛再加把勁抵刺他的脖子。加耶哥站起來猶想繼續鬥下去，把紅布又揮了三下，見他血流如

注，侍衛命令說：

「你出去吧！」

這道命令是醫生告訴市長，市長再指示侍衛行事。醫生在，一旁療傷時，加耶哥問他：

「誰殺了牛？」

「卡斯哥羅！」

「牛死了沒？」

「還沒！」

過了一會兒，醫生說：

「你真是運氣好，只差一公分你就沒命了！」

加耶哥悶不吭聲。外頭大肆喧嘩，顯然是卡斯哥羅手氣太背了。

「殺死了沒？」

「還沒！」

又過了好一會兒。加耶哥按捺不住，撐著紮著繩帶的頸子往柵欄探頭窺個究竟。牛四腳朝天，倚在水槽旁，舌頭掉在外頭，一動也不動了。三把刺劍分刺在牛頸和牛背上，其中一把有點離譜，刺得偏低，幾乎是兩腿間。觀眾抗議說這樣不公平，這部位是禁止行刺的。卡斯哥羅面紅耳赤，還想再多刺幾下，半打的警衛已經鎮守在鬥牛場邊，不讓觀眾離席……村裡的傻瓜布拉斯對這些人情世故，老練地像機靈的獵犬，他知道他的時代尚未來臨，他韜光養晦，做個沒有聲音的人……村裡的傻瓜叫布拉斯(布拉斯·艾雷洛·馬丁內茲)。在傻瓜前輩貝雷希(那個連自己叫什麼名字都不記得的人)未死前，布拉斯還只是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愛偷梨吃的小壞蛋。布拉斯腿長，性孤僻膽小，愣頭愣腦，別人一個氣頭上，一個巴掌聲都會讓他嚇破膽踉蹌而逃。村裡據說只能有一個傻瓜，原因是村子實在太小，容不下第二個傻瓜。布拉斯深諳此理，奉這個傳統習俗為圭臬，不敢輕忽。即使要偷要搶，他也不敢明目張膽，只敢在偏僻的松樹林間轉悠或是牧場邊打混，絕對不靠近村裡引人側目。布拉斯耐心地等待貝雷希翹辮子的日子來臨。那時貝雷希年紀一大把了，不多時就可以看到人們抬棺入殮，後頭跟著一群神父的鏡頭了。唉！傳統習俗就是傳統習俗，千萬不可違反，村裡老一輩的都說：傳統習俗比國王更尊貴，像憲法一樣不可動搖。布拉斯對這些人情世故，老練地像機靈的獵犬，從來不會失手。他知道他的時代尚未來臨，他韜光養晦，做個沒有聲音的人。其實這個世界風水輪流轉，時機成熟了，天下就是你的了。

布拉斯頭小圓扁，眼睛斜視，滿嘴大牙，口水流個不停，頭頂光禿禿，胸膛凹陷，兩頰雀斑密布，雙腿乾癟，他是個不折不扣的傻瓜，具備了所有傻瓜應該有的特色。上上下下仔細打量他一番，真是十足的傻瓜相，好像天運使然。他不用像其他的傻瓜，需要醫師診斷之後才能確定是不是真的幾近白癡。

布拉斯人和藹可親，心地善良，嘴邊總是露著笑容，一種生病的水牛哀求的笑容，即使經常被人有意無意隨地拾起石子往他身上扔，仍然是那副傻笑臉。這個村子左鄰右舍畢竟不是一般所謂敦親睦鄰的模範。布拉斯擺出他那張「包打聽」的臉，使出他的絕活—暨豎耳朵，然後舔著一處處傷口，血水口水相和，變成淡淡的玫瑰色，他笑得更無助、更像白癡了，彷彿暗自祈禱下一個接踵而至的石子千萬別正中原來的傷口才好。

貝雷希傻瓜的全盛時代，週日是布拉斯唯一較可光明正大在街上出現的日子。唱經彌撒結束後，就到陸薏莎咖啡廳門前守候，約莫兩、三個鐘頭過後，下午場的影劇表演結束，人們紛紛回家吃飯，咖啡廳幾乎空無一人時，布拉斯便笑嘻嘻地走進去，隨即鑽到桌底下撿菸蒂。有時運氣不錯。兩年前有一回演出轟動，人潮洶湧，布拉斯隨身掛的鐵罐頭幾乎裝了七百根菸蒂。這個罐頭可是他引以為傲的寵物，深底漂亮，金黃色澤還會閃爍發亮，上頭畫了一只貝殼還有一排英文字母。

布拉斯完成撿菸蒂的重責大任後，舌頭伸出外頭，立刻飛奔到貝雷希家中。貝雷希老態龍鍾，幾乎是動彈不得了！布拉斯對他說：

「貝雷希，看我給你帶什麼好東西來了！高不高興哪！」

布拉斯齜牙咧嘴，露出貪婪的笑意，把菸蒂拼湊起來，毫不猶疑立刻給貝雷希半打。

「我表現得不錯吧！你高不高興呢？」

布拉斯拿著自己的一份，捲成紙菸，有時拼拼湊湊還可以湊出一根又肥又長的菸，有時候像吸管一樣細得冒不出煙來，運氣真背！布拉斯已經習慣地會把在陸薏沙咖啡廳撿來的菸蒂孝敬貝雷希，因為貝雷希是這一行的開山始祖，是村裡全部菸蒂的所有人。等輪到布拉斯成為菸蒂主人時，他也不准其他後起之秀揩他的油，搶他的地盤。這樣才對嘛！

內心深處布拉斯是個相當保守內斂的人，對既定成俗的事一點不逾矩，他不得不承認貝雷希是正字標記天下第一號傻瓜。

然而貝雷希翹辮子那天，布拉斯情不自禁，克制不了突來的喜悅，高興地歡呼，隨即手舞足蹈在他平常喝酒的草坪上接連空翻幾圈。之後又覺得不太應該，逕自走到墓園對貝雷希的墳懺悔一番，兀自掉幾滴眼淚。這個沒人向他懺悔，沒人為他哭也無需對他哭的傻瓜前輩。

一連好幾個星期假日，布拉斯依往例帶著菸蒂上墳祭拜貝雷希。他拿著自己半打的份量，剩下的小心翼翼地埋在老前輩的墓地裡。後來布拉斯漸漸地不再做這事了，也不再全部菸蒂一把抓了。他只挑有用的，剩下的誰愛撿就讓他去撿。慢慢地他也把貝雷希給遺忘了，只是有點奇怪，每回彎下腰去撿菸蒂時，那明明是另一個……■

【1994-07-01/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



友善列印

塞拉文學周之6;自塞拉以降

當代西班牙小說發展現況

張淑英

當代西班牙文學的發展，若以時間區隔，可從戰後(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內戰)談起，尤其小說的發展是戰後最輝煌的成績。戰後至今五十五年間可以一九七五年再區分為兩個階段，即政治上的獨裁時期及後佛朗哥時代。事實上文學的發展不能用時間硬性區別歸類，崛起於戰後的小說家有的至今仍引領風騷，主宰文壇的風向標；新生代一書明星、曇花一現者亦不乏其人，讀者的好奇心尚未宣洩滿足，作家和作品便在架上隱遁匿形，令人為之扼腕。而將作家、作品分門別類，或以生長年代、或以作品風格、或主題及社會背景，旨在讓讀者對當代西班牙文學現況，有整體性及系統化的概念。四十年代，內戰成為小說主要題材，暴力血腥漫步字？行間……很不幸的(雖然不是充分必要條件)，豐富的文學內涵、瓦古長存的作品題材取自時代的傷痕與不幸，時代的「大」作家「大」作品在時代的「大」悲哀中蘊育成長。西班牙的內戰，遍地死屍化成肥沃的土壤，開出文學燦爛之花。劫後餘生者，或不見容於當局，或恐遭波及，或政治理念大相逕庭，紛紛遠走他鄉，踏上流亡之路。「流亡文學」在海外生根，蓬勃茂盛的枝葉覆蔭西班牙文學史重要的扉頁。「流亡文學」五十年(雖然官方說法是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內戰結束至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政府解禁，但大部份流亡者皆遲至八十年代末始回祖國懷抱)各行各業精英與知識分子出走者不下四十萬人，為彼時中生代，可謂社會的中流砥柱。文學領域方面如一九五六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名詩人希梅聶茲(Juan Ramón Jiménez, 1881-1958, 流亡波多黎各)，小說家桑德爾(Ramón Sender, 1902-1982)，阿亞拉(Francisco Ayala, 流亡阿根廷、波多黎各及美國)，劇作家卡索那(Alejandro Casona, 1900-1965, 流亡阿根廷)……等人，懷著故土情懷鄉愁在異地耕耘創作，內戰的陰霾游離文字間益見悲愴，有的最後終能落葉歸根踏上歸途(如卡索那及阿亞拉)有的則客死他鄉(如希梅聶茲，桑德爾)。「流亡文學」是內戰的「外」傷，「戰後文學」則是內戰的「內」傷，兩者都傷得轟轟烈烈、激盪澎湃。

這裡所謂「戰後文學」乃指未出走的一群留在祖國默默奮鬥的人。戰後新生代小說家頭角嶸，首推塞拉，是別於戰前文學思潮的另一種聲音。詩界則分別以路易斯·羅沙列斯(Luis Rosales, 1910-1992)，何西·葉羅(José Hierro, 1922-)及貝雷·希菲雷(pere Gimferrer, 1945)為老、中、青三代代表，戲劇創作的巨擘則為布耶洛·巴葉侯(Antonio Buero Vallejo，

1916-）。本文將以塞拉為核心簡述自塞拉以降之當代西班牙小說發展梗概。

四十年代即掀開戰後文學的年代，小說異軍突起，打破書市以翻譯作品為主流的現象，猶歷歷在目的內戰成為小說的主要題材，暴力血腥漫步字裡行間，政治理念或隱或現浮沈文字敘述中，存在主義對生存的疑惑與孤寂感在小說人物中體現，社會寫實—「抗議批評文學」紛紛問世，揭發時下不公平的現象與西班牙社會各階層眾生相，而作家本身成長經歷成為這類主題最佳見證，於是兒童、青少年也成了小說人物的主體。第一代以塞拉及米格·戴利貝斯(Miguel Delibes，1920)為主；第二期則是五十年代的新寫實小說，有瑪汀·凱伊特(Carmen Martin Gaite)，桑契茲·費洛西歐(Rafael Sanchez Ferlosio，1927-)新生代新小說的代表可推赫蘇士·費雷洛(Jesús Ferrero)及穆紐斯·莫里納(Anwnio Muñoz Molina)等人。戴利貝斯作品溫馨感人，與塞拉同樣多產，也是當今舵手……塞拉和戴利貝斯兩人同樣多產，而且是崛起於戰後，迄今仍持續不斷有新作問世的小說家，也是當今西班牙小說界的舵手。戴利貝斯創作文類不若塞拉廣泛，筆觸不若塞拉悲觀辛辣，他一系列小說作品以一~二個人物為主體，以鄉村人物放眼都市變遷的衝擊和抉擇為主題，在生命歷程中選擇自己的路(生機或毀滅)。戴利貝斯作品溫馨感人，好似百吃不膩的家常菜，與其性格十分吻合。同時期的女性作家以瑪杜蝶(Ana María Matute，1926-)及拉佛蕾(Carmen Lafonet，1921-)較突出。瑪杜蝶刻劃孩童細膩的筆觸，悲情處處可見；拉佛蕾的小說「鏡花水月」(Nada，一九四五)反應存在主義的思維。五十年代新寫實小說盛行，即評論家所謂「客觀主義」觀點，將小說人物行為風貌呈現出來，而不深究分析心理問題，幾部較受矚目的作品為塞拉的「蜂巢」，戴利貝斯的「路」(Elcamino，一九五〇)及桑契茲·費洛西歐(Rafael Sanchez Ferlosio，1927-)的「哈拉馬河」(El Jarama，一九五六)。

六十年代西班牙文壇受到拉美小說新技巧的影響，本土作家也力求在敘述技巧上突破創新，是一個嘗試變革的時代：一方面社會批評題材趨於疲憊狀態，另一方面拉美小說家受巴塞隆納書商兼作家巴拉爾(Carlos Barral，1928-1989)大力拔擢，在西班牙造成文學市場的「爆炸時期」(Boom)熱潮給本地作家一大衝擊。內心獨白的敘述技巧以馬丁·桑多士(Luis Martín Santos，1924-1964)的「沈默時刻」(Tiempo de Silencio，一九六二)及戴利貝斯的「守靈五時記」(Cinco horas con Mario，一九六六)表現最熟。塞拉的「1936聖卡米洛紀念日」亦有同樣敘述手法。

五十六十年代間跳出新寫實風格的藩籬，奉福克納寫作技巧為依歸且對年輕作家影響頗鉅的是璜·白內特(Juan Benet，1927-)。白內特是此時期甚至西班牙文壇推崇的「寫實主義」的異數，他甚至推翻貝雷茲·加爾多士(Benito Pérez Galdós，1843-1920)的主導地位。年輕一代走「歷史小說」題材者較接近白內特的風格。女性作家走出傳統家庭與社會束縛，大膽探討兩性關係……後佛朗哥時代小說發展有三種趨勢：黑色小說(偵探小說)玫瑰小說(性小說)及歷史小說。偵探小說作家身兼新聞記者工作，作品受電視台歡迎，改拍成連續劇，每部小說的主角人物都一樣，人人耳熟能詳，儼然自書頁中活了起來，與社會大眾共同生活。璜·馬德里(Juan Madrid)，孟多薩(Eduardo Mendoza)及巴茲格茲·蒙達曼(Manuel Vázquez Montalbán)等人作品燦炙人口。尤其是孟多薩的「薩波塔事件真相」(La verdad sobre el caso Savolta，一九七五，改拍成電影)集偵探歷史及性小說題

材，由寫實導引向虛幻的敘述為後繼者開了先河。性小說大部份為女性作家，女性走出傳統家庭與社會的束縛，化被動為主動，為自己的角色定位，大膽無畏地探討兩性關係，與性問題。這類小說又受到杜斯格斯(Tusquets)出版社每年舉辦的「垂直微笑」小說獎(Lasonrisa vertical)鼓舞，不少年輕女性作家由此嶄露頭角。如杜斯格斯(Esther Tusquets)及格蘭黛斯(Almudena Grandes)等人，作品吸引片商注意搬上大螢幕者如格蘭黛斯的「露露年華」(Las edades de Lulu)。

另一支非純「性小說」經營者的娘子軍，受出版界紛紛出版吳爾芙(Virginia woolf)及蕾辛(Doris Lessing)等英國作家譯著潮流影響，也努力執筆創作，期待開創女性文學的新空間，較知名者如歐蒂茲(Lourdes Ortiz)及孟德蘿(Rosa Montero)等人。

傳統題材，歷史關懷，所謂「正統嚴肅」的文學創作是叫好又叫座的新生代作家努力鑽研的目標，西班牙的傳統與歷史融合異國風味再運用拉美文學，虛實鑲嵌的技巧變成了西班牙八十年代間的新小說，穆紐斯·莫里納(Antonio Munoz Molina)的「波蘭騎士」(Eljinete)及「歐美亞人在柯多華市」(Co~rdobe de losOneyas)及赫蘇士·費雷洛的尹貝貝(Belver Yin)及「戰國時代」(Los reinos combatientes)等都是這類主題的佳作代表。

這一代的文學作家都出生於戰後，是獨裁時代結束後，躍登文壇的新秀，小說創作和獨裁時代的「美學」又是大異其趣了，有人說這是一個「混血文學」的時代。因為連塞拉本身都說他無法再回到四十~五十年代寫「杜瓦特家族」，寫「蜂巢」那種手法來寫小說。時代的轉瞬之間自然會有新小說新作家破繭而出，開出新道路。■

【1994-07-02/聯合報/37版/聯合副刊】